
风雨六十年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史

(1956~2015)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编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季伟苹 主编



风雨六十年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史

(1956~2015)

季伟苹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六十年: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史:1956~2015 /
季伟莘 主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7-5495-7231-1

I. ①风… II. ①季… III. ①中国医药学—专业图
书馆—图书馆史—上海市—1956~2015 IV. ①G259.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3477 号

出品人:刘广汉
责任编辑:李 杨 黄 越
装帧设计:徐 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882/883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金山工业区漕廊公司 2888 号 7 幢 2 区 邮政编码:201506)

开本:720mm×1 000mm 1/16

印张:19 字数:344 千字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风雨六十年》编委会

顾 问：郑 锦 施 杞

主 编：季伟苹

副主编：肖 芸 卓鹏伟 陈沛沛 张晶滢

成 员：苏丽娜 余恒先 周 晴 毕丽娟

王春艳 庞素银 程 勇 范 骏

包 晨 邹克丽 杨悦娅

审 稿：王翹楚 郭天玲 陈 熠 张 仁

唐国顺 招萼华 方松春 周家珩

编写说明

一、上海市中医文献馆是全国最早的专门从事中医文献研究的机构，创办于1956年，迄今为止已走过六十年的风雨历程。上海市中医文献馆是上海中医的学术之家，是上海名医经验的交流平台，上海市名中医中有许多都是文献馆的馆员，他们一直是文献馆鲜活的文献资源。因此，编修文献馆六十年的馆史，不单是记录一部中医机构的成长史，而是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海中医的发展历程。“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修志问道，以启未来”是编修馆史的价值所在。

二、《风雨六十年——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史（1956~2015）》是一部史学专著。全书有四个部分组成，依次为“立馆篇（1956~1972）”“复馆篇（1981~2000）”“兴馆篇（2001~2015）”“附录图表”四个部分。

每一部分，都以重要的人物、事件及研究成果为叙述的主题，具体的资料数据则以图表的形式附录书后。例如，“立馆篇”中对建馆初期的第一任馆长顾渭川，副馆长张赞臣，以及“复馆篇”中的董廷瑶、姜春华等名医大家的叙述较为详细，其他馆员的珍贵资料，可见“附录图表”中的《馆员名录》。

三、本书的主体内容由正文、插图、小贴士、出处注释四部分组成。1.正文是对事件、人物以及时代特征的描述，保持一种文字简洁、叙述连贯的风格。2.插图不是正文内容的印证，而是正文内容的延伸。3.小贴士是突出正文精华，或补充相关内容。4.出处的注释，一是将那些年代久远的、未能连续保存下来的史实，通过今人的口述、对尘封文献的挖掘而点滴获得的珍贵史料，注明其来源，以便提供给后人研究；二是为了保持整书的文体一致，对那些重要但又较长的引文，只在正文中提炼观点不引原文，并在页脚注明原文出处。

“正文、插图、小贴士、出处”四部分组成本书的结构特点，其优势在于，读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若快速浏览，可先阅小贴士，了解重点；若深入阅读，插图和出处可提供线索；正文部分则按时间顺序娓娓道来。

四、本书的史料是由文献、档案加口述三部分组成。特别是1956年至1972年的早期资料，由于“文革”期间机构撤销，档案散失，十五年的馆情沉默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难觅其踪。



六十年后的今天，要再现历史原貌，接续馆史文脉，实非易事。因此，为了还原这段历史，我们着力于从五个途径进行搜寻：一是根据馆内退休老专家们的回忆，口述整理；二是通过翻看档案中的老照片逐一分析辨认当年的人和事；三是从当年馆员们发表的文章中发现线索；四是文献馆老职工捐献出个人的珍藏；五是寻访与那段历史有关的其他单位。一步一步寻其足迹，将获得的资料关联起来，终于理出了当年的概貌，并形成了几个重要的主题。

工会及党支部的内容以本届工会、本届党支部为主，由于资料所限，以往的活动内容，仅选择对文献馆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部分写入本书。

五、本书是文献馆2015年财政专项《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史》项目的组成部分。该专项称为“五个一工程”，即一部馆史专著、一部馆史纪录片、一个馆史数据库、一本馆史画册、一个馆史陈列馆。在馆内人员的通力合作与馆外人士的大力协作下，该专项将于2015年底顺利完成。《风雨六十年——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史（1956~2015）》是当今文献馆人向中医文献馆“文献甲子”献上的一份厚礼。

中医传承继往开来（代序）

2015年的深秋依然遵循着亘古不变的规律，金叶与晨露相依，清月共霞光一色。在临近岁末之际，我们终于进入到了馆史撰写的收官阶段。回眸其间，我这个撰写小组的组长，很自然的顺着思绪捋了一捋这一年多的修史亲历，终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感慨，用虽粗拙却饱含着五味记忆的笔触，写下了此文——“中医传承、继往开来”，并以此代序。

多年前，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曾与文献馆有着密切接触，自认为对这所中医的文献研究机构十分了解，直到两年前接任馆长后，才真正感受到了它的与众不同。上海市中医文献馆从1956年的南昌路218号，到如今的瑞金二路156号，已经走过了六十年的历程。六十年的过往，文献馆与国家的命运、上海中医的发展风雨同路，尤其是建馆初期十五年的馆员制、复馆后师承教育的平台效应、中医药信息化的领先尝试、门诊部纯中医诊疗的坚持、海派中医的开放研究、中医政策的学术性研究迈上了新台阶、以及六十年来一脉相承的中医文献的应用性研究等特色，确实是让一部几十万字的馆史难以尽诉其衷。本书冠以“风雨六十年”之名，实为有感而发；本序所谈以下五大特点，仅作一家之言。

我馆是上海市卫生局的直属机构，1956年与全国大部分中医机构同年成立，是落实中医“统战”政策的产物。所不同的是，我馆是新中国成立后，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所以馆员制为特色、称谓为“馆”的中医文献研究机构，相形于其他中医机构，我馆则有着独特的优势及鲜明的特色。

馆员建制

我馆在六十年中先后聘请了三批馆员。第一批馆员（1956~1972）62名，大多为当时六十岁以上的上海名医。聘任初衷是落实党的统战政策、抢救名老中医经验；第二批馆员（1981~1995）35名，为复馆后陆续聘任，其职责是传承名医馆员经验，培养继承人；第三批馆员（2014年至今）32名，名誉馆员3名。重新恢复了停止多年的馆员聘任制，其宗旨是吸纳馆员智慧，深化中医传承。在这些馆员中，有在中医近代史上留名的张赞臣、顾渭川；新中国成立后的全国儿科名医董廷瑶、中西医结合名医姜春华；新世纪的国医大师张镜人、裘沛然、颜德馨、石仰山，以及以顾筱岩、严苍山、陈苏生、施维智、李国衡、



柏连松、朱南孙、蔡小荪、沈自尹、唐汉钧、施杞、严世芸、王霞芳等为代表的中医流派名家，几乎囊括了现代大部分的上海名医。除了中医的名医名师以外，著名的西医名家邝安堃、文史馆馆员蒋维乔等，也曾是我馆馆员。这是一大批在中医文献学意义上的“活的文献”，它的传承价值和方法，是早期文献馆人的重要命题。

曾经的助理馆员，向我们讲述了当年如何将“活文献”最大限度地抢救和保存下来，如为老馆员们配备年轻的助理，跟在老先生身边一边临床、一边整理零散的口述经验；既有每月例会、老先生们坐而论道，也有平日里的座谈交流；既有老馆员们撰文出书、又有年轻的助理馆员在《引玉》上撰写跟师心得。文献馆为“活文献”的传承，采取了创办学术交流刊物、开办中医门诊、办班授课以及外出开展活动等多种形式，使得老馆员们能够在轻松的活动谈笑间迸发出灵感火花，抒发对上海中医发展的独到见解、对中医后学的悉心教诲。当年的助理馆员们也得以直接感受到名医馆员的学术风采，习得他们的人生智慧，同时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活文献”的传承重任。这种符合中医学学术规律的、体现“悟性”的、含金量颇高的传承方法，值得我们现代文献馆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文献研究

从早期名为“上海市中医文献研究馆”到复馆后改为“上海市中医文献馆”，中医药的文献研究工作始终是本馆的重要工作。如今随着中医临床科研的深入进行，文献研究的基础地位和引领作用就显得更为突出。梳理我馆六十年的文献研究工作，不难看出，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临床文献研究、医史文献研究两大部分。

我馆的临床文献研究，在1972年以前主要是以馆员个人的医案医话或家传的独门秘笈、民间献方、专病专科文献、个人临床心得等为主要内容，研究成果以出版《上海市中医文献研究馆丛刊》（包括十部专病专辑）为代表。1982年复馆后，重点是围绕着近现代名老中医的临证经验和医案、各流派医家特色、名医工作室等内容展开，《董廷瑶〈幼科撮要〉》《恽铁樵遗著选》《难病辨治》，张仁教授的针灸临床系列专著、陈熠教授的肿瘤临床系列专著等，都是那一时期的成果。进入新世纪，《祝味菊医案选》《曹颖甫医案》《近代海上名医医案丛书》《上海名老中医医案精选》《海上名医医案心悟》《跟名医做临床》系列丛书等陆续出版，对上海近现代名医的医案整理，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到的是，第一批馆员曾为我馆的文献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曾经撰著出版的《上海市中医文献研究馆丛刊》至今仍被视为中医精品。近期有文章报道，其中的《疟疾专辑》曾给

获得诺贝尔奖的屠呦呦团队，在早期筛选抗疟药的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线索。即《疟疾专辑》中记载了中医古籍《肘后备急方》的原文：“疗诸疟方：青蒿一把，上一味，以水一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屠呦呦团队在此指引下，大大缩短了进行药物筛选的时间。这一史实，充分体现了中医文献研究的重要价值^[1]。

我馆的医史文献研究，同样贯穿了我馆从成立到现在的各个时期。1959年出版的《中国历代医史》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较早的中医史研究专著，为我馆的医史文献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复馆后的《中国针刺麻醉发展史》《医林春秋——上海中医中西医结合发展史》《上海中国医学院院史》《名医摇篮——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校史》《杏苑鹤鸣——上海新中国医学院院史》等陆续出版，不同学科的专史、院校史的研究一直未间断。近十年来，我馆学者又为近代上海名医谢利恒、黄文东、姜春华、蔡小荪等撰写人物传记，均收入线装精本《中华中医昆仑》丛书中；与中国中医科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等文献研究机构合作开展了上海地区古代地方志研究、中医流派发展研究等一系列上海中医的史学研究。

这些医史文献的研究成果，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上海中医在我国近代中医史上的独特地位。例如，开埠之前，上海由于紧邻苏杭的地理环境，在人文底蕴上占尽优势，产生了江南何氏八百年这个在世界医学史上都罕见的医学世家，也是中华医学史上少见的瑰丽画卷。开埠之后，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独特背景，吸引和成就了一大批近代名医，使得上海在近代中医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馆前辈在上海中医史方面积累的丰厚资源，加之上海在近代中医史上的独特位置，使得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将上海中医史的研究深入进行下去。秉承前师之志，不负后师之望，目前我们在中医药发展办公室的支持下，在老专家、老领导的具体指导下，正在着力编著《上海中医药发展史略》，为今后全面开展上海中医药通史的研究，开篇引路。

“海派中医”研究

2006年初，我在主持当年上海市卫生局中医药科技基金项目的申报工作的时候，曾向文献馆的研究人员提出要开展“海派中医”的研究。当时文献馆的学者思维敏捷，很快组织团队成功申报了课题《“海派中医”特色及对中医药发展之影响的研究》^[2]。由此，文

[1] 黎润红. “523任务”与青蒿抗疟作用的再发现[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11(4)

[2] 2006J005A《“海派中医”特色及对中医药发展之影响的研究》

文献馆拉开了“海派中医”的研究序幕。早期的课题研究第一次从正面诠释了“海派中医”的名称内涵；清晰的提出了“海派中医”是具有开放、多元、扬弃、创新“海派文化”特质的上海名医群体；揭示了“海派中医”的传统文化内涵，即“有容乃大”“和而不同”“革故鼎新”等。认识到能称其为“海派中医”的，必须是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者，即所谓根基扎实才能有开放的自信，才能容纳和吸收多元文化中的精华，才能有选择和辨别孰扬孰弃的能力，才有可能创新。如今，在中医药发展办公室的大力支持下，在裘沛然、颜德馨、施杞、严世芸、张仁等海派名医的直接指导下，“海派中医”主题研究已经走过了近十年的历程。近十年来，随着一年一度的海派中医论坛的召开，将“海派中医”的研究逐步引向深入，从最初对“海派中医”概念的诠释、对其社会背景的探究、对其历史渊源的追溯……到其后对海派医家的研究，出版了《近代海上名医医案丛书》；从海派中医流派研究的兴起到近代上海中西医汇通的课题结题；从海派中医的史学研究，进一步拓展到对海派中医文化的全方位渗透，诸如海派中医文化科普基地的建设，《海派中医》影像资料的抢救整理等，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海派中医”研究方兴未艾，“海派中医”的文化意识、开放意识在如今的文献馆越来越深入人心。

信息服务 政策研究

作为局级直属单位，我馆有着辐射、服务于整个上海中医的特点，加之多任卫生局中医处领导先后出任文献馆馆长，这样的起点与高度，使得我馆领导在考虑馆的业务发展时常着眼于上海中医全局，亦能洞察中医发展的先机。上世纪80年代，馆领导深刻认识到中医进入信息化时代的趋势，抓住机遇、引进人才，组建了“中医情报研究室”，随后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中医药数据库的建设。1993年，当许多医学工作者尚在手工翻阅杂志查找所需文献时，我馆已经完成第一张中医检索光盘；1998年，当许多业内人士对引文还不甚了解时，我馆已经开始筹建《中医引文数据库》。这两个数据库和当时反映中医药行业最新动态、最高水平的《国内外中医药科技进展》年刊一道，奠定了我馆当时在中医药信息行业的领先地位。近几年来，随着中医药发展研究室的成立，对中医政策的精细研究、对中医现状的深入调查，使得其撰写的调研报告已经成为中医药发展办公室制定各项中医政策的重要依据。研究室主任程勇研究员率团队中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战略研究类重点项

[1] 国家社科基金【15AGJ003】

目——《中医药走向世界战略研究》¹¹¹，标志着我馆对于中医药政策的研究已不限于上海、正放眼全国乃至世界。

门诊容纳各派名医

作为唯一设立于文献研究机构中的门诊部，我馆门诊部成立的初衷即为了让广大名老中医将宝贵经验在实践中传下去。通过带教门诊，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医学术继承人，为活文献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

如今的中医门诊部，已是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实践基地，更是成为海派中医各流派的临床荟萃之地，门诊临床带教与文献研究相辅相成，进一步增强了我馆临床文献研究的应用性。几十年来门诊部一直坚持应用纯中药饮片，在全市中医临床机构中独树一帜，其初衷也正是因为饮片最能体现中医三因制宜、辨证施治、一人一方的独特魅力。目前门诊部集中了膏方、脐疗、割治、穴位敷贴、头皮针、小刀针等诸多中医特色的治疗手段，也正是为了将这些医技作为中医临床文献的生动写照传承、发扬下去。

我们从当初为名老中医落实“统战”政策、重点进行文献整理的纯学术性的文献研究馆，到进入新世纪后，增加了政府职能的延伸，为各类型各层次学习班、师承班提供基层管理服务，并成为科研课题的检索、鉴定、申报成果等提供管理与服务的综合平台，馆情已发生了变化。但是，贯穿各个时代的宗旨——“中医传承”始终未变。无论是初期在“统战”口号下团结大批名老中医、还是现在于“海派中医”旗帜下衍生系列课题，都是以“中医传承”为核心。如今的文献馆人，将“开放办馆、学术建馆、专家治馆、文化兴馆”立为办馆方针，将“厚德笃志、博学求真”定位馆训，正群策群力在中医文献研究的领域扬帆破浪，旨在延续我馆临床文献研究、医史文献研究的特色，并汇入政策研究的智慧、流派名医汇聚的魅力，将我馆建设成为一座特色鲜明、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的学术型研究机构。

本部馆史是举全馆之力完成的。在整个馆史编写的过程中，我馆老领导王翹楚、励正康、张仁、陈熠、方松春、周家珩，老专家郭天玲、唐国顺、招尊华等多次接受采访，提供线索、资料，并给予中肯意见，他们的殷切期待，使我们深受鼓舞。上海市中医药发展办公室主任郑锦、上海中医药大学原校长施杞亲自为本书作序。本书还得到了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档案室黄昭莉老师、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姚捷馆长、档案室的赵晓军主任等的鼎力协助，还有上海中医药大学博物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相关工作人员的热

情接待，在此，一并致谢！

对于书中记载的史实，我们虽尽力搜集，唯恐疏漏，但毕竟资料所涉年代久远、相关人员众多，在细节上或有不妥之处，敬请谅解并指正。

我们谨以此书的编撰，希祈两愿：其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我馆制定现行政策及未来规划提供借鉴，使之更为清醒的明晰文献馆中医传承的使命。其二，向长期以来为我馆的事业热情作为、贡献突出的老馆员、老专家、老领导们致敬，呈送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忆；为曾在文献馆工作过的全体职工，送上一份职业生涯的记录；也为现在岗位工作的文献馆人续写馆史“家谱”，奠定基础。

六十年，一个甲子的轮回，承载的是文献馆人在不同时期的历史责任。馆史《风雨六十年》的编撰过程，是一个回顾反思、扬弃清明的过程；一个聚集人气、团结汇智的过程；一个沉潜砥砺，重展新途的过程。如今，文献馆正在中医传承的征途上，继往开来；未来，文献馆必将在波澜壮阔的海派中医传承史上，留下灿烂篇章！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长)

2015年11月

序（二）

古人曾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写史修志不仅仅是保存史料，历史更是一面镜子，在展现曾经发生过的史实的同时，更多的是昭示未来、启迪后人。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以下简称“文献馆”）在建馆六十周年之际，组织专业人员编撰了《风雨六十年——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史》一书，系统梳理了文献馆六十年的发展轨迹。该书分“立馆篇”“复馆篇”和“兴馆篇”三篇，以大量详实的资料记述了文献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应势而建馆、文革期间被迫闭馆、改革开放后复馆、直至如今这六十年来风雨沧桑的发展历程；阐释了文献馆在不同时期的职能和任务；展示了文献馆为中医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和成就。

文献馆是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直属单位，相继承担了多项政府延伸职能，加之其特殊的办馆宗旨和立馆方式，该书的编撰不仅是文献馆的一件大事，也是建国后上海中医发展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上海中医也意义非凡。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上海中医的统战工作。文献馆成立之初即肩负着上海中医的特殊使命——响应党的中医统战政策。初期的上海市中医文献研究馆以“统战、整理研究老中医学术经验、中医培训基地”为宗旨，汇集了散落在上海各地而又年事已高的名医学者，整理其经验，开展文献研究，以发挥他们的余热。复馆后的文献馆尽管职能不断扩展，但中医馆员制和中医药文献研究工作贯穿始终。从成立至今，文献馆已相继聘任三批共 130 余名馆员及名誉馆员。通过此举，一大批沪上名医大家如顾渭川、张赞臣、儿科泰斗董廷瑶等汇聚文献馆，研究中医文献，整理出版了大量学术专著；又培养后学传人，使其学术经验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特别是建国初期那些名医的珍贵资料及其学术经验因此而得以保存下来，成为上海中医的一笔宝贵财富，弥足珍贵。

二是中医馆员制的尝试。文献馆至今仍是全国唯一的以馆员制立馆的中医文献研究机构。中医馆员制在全国是首创，就目前来看也是比较成功的中医传承发展模式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社会制度的转型，虽然有大批中医师进入了各公立医疗机构工作，但仍有一部分年龄较高的名医散落在社会上。馆员制立馆是在当时条件下，上海市卫生局为更好地贯彻党的中医统战政策所采取的探索模式。几十年来，文献馆的馆员们通过带教馆员助理、交流座谈、创办刊物、办班授课、开办门诊以及外出活动等多种形式，既传承了他们的鲜活文献，又为他们开展中医学术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使其充分发挥积极性。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对落实党的中医政策、对上海中医的发展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献馆的馆员一直是由本市中医药界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具有代表性的人士组成的。现阶段，馆员们更是积极献策献力，为弘扬中医、传承学术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馆员制对于当前落实党的中医政策、团结凝聚行业力量，推动中医事业的发展仍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是中医师承教育的发展与创新。文献馆是上海市中医师承教育管理的主要承担者，八十年代以后，相继承办并管理过中医研究班、全国及上海市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班、全国中医科研管理干部学习班、全国民族医院院长管理学习班、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上海市优秀青年人才培养项目等各类各级别中医人才培养项目。在师承教育管理的同时，勇于探索创新，2006年“上海市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高级研修班”首次尝试师承与学位相结合的传承模式，并积累了一定经验。其后，这一模式在全国推广，在第四、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中成功运用。这些成功经验是上海中医师承教育的宝贵财富。

四是“海派中医”系列研究。“海派中医”的概念是近些年在海派文化研究基础上逐渐兴起的。2006年，文献馆以申报课题形式拉开了“海派中医”系列研究的序幕，在深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对“海派中医”的内涵进行了正面诠释，对“海派中医”形成的社会和历史背景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在阐释海派中医具有“和而不同”“革故鼎新”“有容乃大”等传统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海派中医是具有“开放、多元、扬弃、创新”的海派文化特质的上海名医群体。通过承办八届海派中医论坛，邀请市内外中医药名家、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切磋交流，吸引了更多业内外人员参与到“海派中医”相关研究中，使海派中医研究逐渐深入到医家、流派、中西医汇通、文化及海派中医发展史等方面，对上海中医流派传承工程的启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海派中医”的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影响日益扩大。

五是中医药信息服务与中医药发展研究。1987年，文献馆成立“情报研究室”，在全国中医界较早地开展中医药情报信息服务与研究。1990年2月，“上海市中医药科技情报研究所”在文献馆成立，其后又成为“中国中医药文献检索中心上海分中心”，开展中医药情报研究工作，并为全市提供中医药检索查新和中医药情报服务。相继开展的中医药数据库建设、完成的中医检索光盘、筹建的《中医引文数据库》，均领当时全国之先。2010年6月，上海市中医药发展办公室成立了中医药发展研究室（挂靠上海市中医文献馆），开展中医药政策法规研究、中医药发展现状研究等，为上海乃至全国的中医药政策决策提供了可靠的调研分析依据，为上海市中医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尤其是，在国家《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开局之年、在深入贯彻实施《上海市进一步加快中医药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4~2016）》之际，中医药发展研究室中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战略研究类重点项目——《中医药走向世界战略研究》，研究如何依托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来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该课题代表了当前此类研究的最前沿。

……

六十年为一甲子，是一个轮回，这是时间计算方法上的循环。文献馆自建馆以来，却是随着社会的变革、中医发展的需求，以文献研究为主要任务，不断扩展职能，取得了较大成就，对上海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在文献馆即将迎来的建馆六十周年之际，在本书即将完稿付梓之际，我欣然写下此序，以示祝贺。也希望并相信文献馆能以此为契机，坚持“厚德笃志，博学求真”的馆训精神，开门办馆、开放办馆，不断开拓创新；继续深入挖掘中医中药的宝藏，更好地发挥中医在当代人民健康保健中的服务作用！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上海市中医药发展办公室主任）

2015年11月

序（三）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成立于1956年，迄今已历六十周年，庆典在即，由季伟莘馆长为主编的《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史》亦将付梓，有幸先睹原稿获益良多不胜感慨。该书以通行的编年体为主兼及纪传体形式记叙了该馆一个甲子的前行历程和重要事件。洋洋数十万言，爬罗剔抉、条分缕析，展示了一个个生动而又令人难以忘怀的画面。“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六十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仅仅是短暂的一瞬，然而这岁月流光不仅印记了该馆的发展历史，在《馆史》中同样闪烁着我国中医药事业从新生历经曲折而走向繁荣的历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们终于在艰难奋斗中迎来中医药事业春天的曙光。由此而言，这部历史学著作不仅属于上海市中医文献馆，也属于上海市乃至全国中医药界命运共同体集体记忆。历史永远是一部教科书，大道岐黄，薪火相传，我们要增强对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为，必将从我们自身的岗位迈开坚定的步伐，《馆史》从一个个侧面给予我们启迪和助推，编著者功莫大焉！

披览《馆史》全书，系统而全面地回顾总结了上海市中医文献馆六十年来各方面的工作及其累累硕果，骄人业绩，生动地体现了五方面的结合，即：临床文献与历史文献研究结合，静态史料整理与动态新闻采撷结合，前人遗存与当下实践结合，馆内人员与馆外专家结合，政事结合（政府职能延伸项目承担与馆内业务结合）等，如此推动着全馆工作沿着正确方向欣欣向荣卓有成就。

文献研究是文献馆历任领导坚持务实的基本也是基础工作，数十年来锲而不舍，贡献巨大。“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已有两千五百多年，朱熹在《论语集注》释《八佾》中指出：“文，典籍也。献，贤也。”现人们将一切社会史料统称“文献”。汉刘歆父子编著《七略》，班固据此撰著《汉书·艺文志》列“六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等。医家为方技略属六略之一，载中医药古籍36种，862卷。后世二千多年来在此基础上代有发展增加，其数可谓浩如烟海。《儒门事亲·序》曰：“医学奥旨，非儒不能明。”不仅儒学，众多中医学经典名著除五经、三史、诸子、老庄外，还涉及天文地理等。孙思邈在《大医习业》中要求均应“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这于今天实属苛刻少有能为者，因此文献的研究为广大医学工作者提供了

极其重要而又宝贵的学习和工作资源，上海市中医文献馆倾力打造文献研究高水准平台，功不可没。荣获2015年医学诺贝尔奖的我国药学家屠呦呦教授当年正是受到该馆编辑的《疟疾专辑》中记载的《肘后备急方》运用青蒿治疟的启示，最终发明了青蒿素。文献馆同道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再一次诠释了“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这一客观真理。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以地域冠名，必然立足上海，依托上海，研究上海，从而服务于上海为要务。在19世纪中叶，上海已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不仅是新兴华埠，而且是有着厚重文化积淀的历史名城。上世纪80年代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出土的水井便可揭示六千年前先民们在饮食文化方面的发端，上海金山区枫泾镇是吴越两国的分界地，迄今还保持着界河和界碑。吴越争雄，遗存的青铜尊（酒器）也表明两千多年前该地酒的饮用和医药之滥觞。晋代文学家陆机祖籍松江小昆山，他书写的《平复帖》不仅留下文化珍宝，也记录了一千七百年前与“瘵”病（结核病）斗争的轶事。南宋咸淳元年（1265）设有上海镇，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升格为县制，迄今已有七百余载。然而医药的肇始则远远超前于地制的设置，上海自唐代开始便有名医问世，如唐代陆贽，南宋何侃，元代徐复等。自明清更日益增多，传世知名者二百多人，如李中梓、何鸿舫、王世雄、陈莲芳等。民国时期更是全国名医集萃之地，如张骧云、恽铁樵、谢利恒、丁甘仁、曹颖甫、张山雷等。薪火相传，在他们的培育和影响下，上世纪初叶上海已成名医辈出，百花争艳之地。他们兴医办学，抗争摧灭之毁。不仅保护了中医药基因和一方高原，而且独立特行，代代相传，承继着众多流派或学派的光辉。他们当年播下的种子在后来新中国的土壤、雨露和阳光下茁壮成长，成为振兴中医的俊才和中流砥柱。无论从中医地方志或历代名家大师鲜活的临证经验，考察和梳理都是上海中医事业不可多得的财富。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文献馆在整理研究现代文献方面不遗余力，所取得的成绩同样光照可鉴。

该馆从1959年创办《引玉》后又相继发展并更名为《杏苑》《杏苑中医文献杂志》，直至1994年最后国家批准正式定名为《中医文献杂志》，历经三十余年厚积薄发、破茧而出，始终遵循“引玉之砖”的最初宗旨，广受海内外读者专家好评，迄今仍为国内唯一公开发行的中医文献类期刊，无疑是上海中医高地的一块品牌。

“海派中医”是上海近代中医的一张名片，她所张扬的理念是“开放包容，博采众长；百家争鸣，和而不同；改革创新，与时俱进”，这种植根于文化渊源的特点，使上海的中医药事业在不同时期都能知难而进，积极进取，从而开创新的局面。细究源流吴文化的影